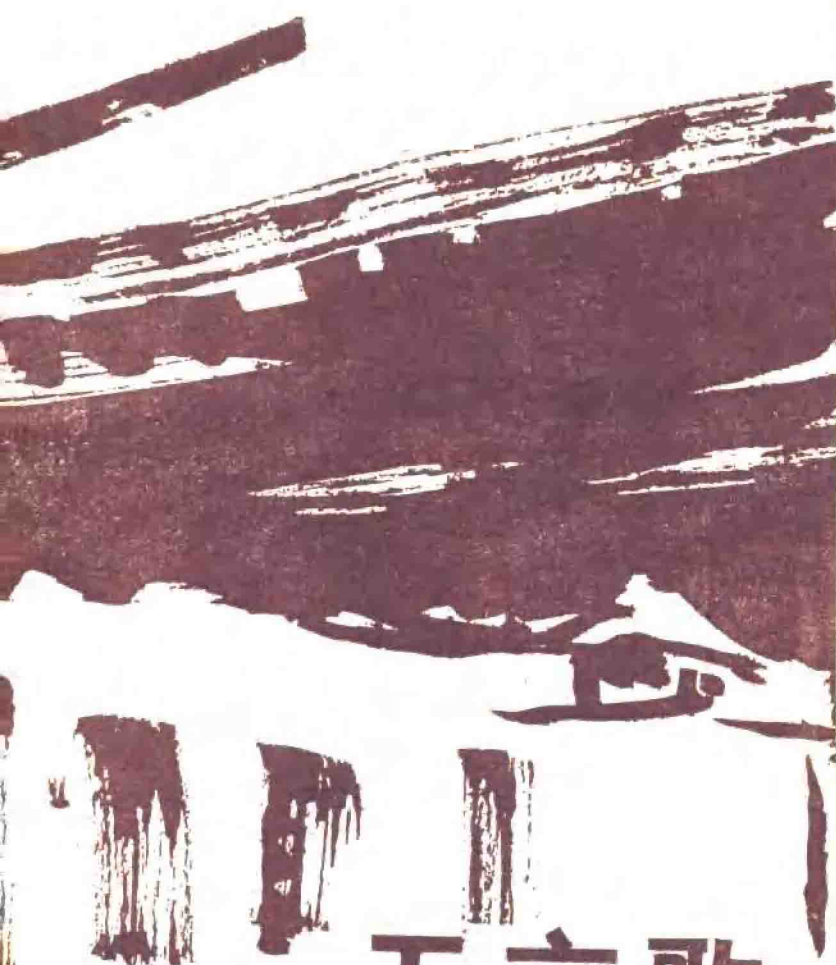


无言歌

中杰英 著

7.5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无言歌

中杰英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（100020）南昌

无 言 歌

中杰英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6 印张6 插页4 字数: 11万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3,3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352 定价: 1.05元

钟声浩荡，高高的塔楼耸立在苍茫暮色中。

身负行囊的人流在不停息地移动，带着希望和悬念，快慰和忧虑，按照票面上的目标奔赴新的旅程。

车站，常常意味着人生的转折，给心灵和岁月打上难消的烙印。

一个孱弱的小姑娘提着皮箱走入广场。街灯照亮了她的脸：憔悴的面庞上一双忧郁的大眼睛，嘴唇紧闭，前额沁出一层虚汗。难道她，这十二三岁的、病容恹恹的孩子也要加入那旅客的行列，被卷进人生的湍流？

她的步子开始凌乱了，喘息，摇曳，挣扎。走啊，离进站口已经不远了，再坚持一下吧，千万不要停下。沉重的眼皮又微微张开了，可是，可是为什么周围忽然变成了灰濛濛的梦境，汽车和人潮象风在呼啸，灯光和商店的玻璃窗象一群怪物的眼睛

在闪烁……

啊，可怕！皮箱从手里逃跑了，姑娘又跌撞了两步，终于倒下了。一张痛苦抽搐的脸贴在尘埃上，身体象蚕一般蜷曲起来。

一辆清洁车徐徐驶来，女清洁工惊异地把车刹住，慌忙跳下车来。

阳光照到了床上，一位女警察在微笑地打量着她，民警的后面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、神情严肃的老头。这地方是陌生的，但能猜到这是一所医院。瞧，那边床上的胖阿姨在打点滴，妈妈以前就是这样打点滴的。她很快就想起了昨天黄昏时的情景——糟糕了，我被别人送进医院了，我恐怕是走不成了，我的车票呢，这怎么办啊……

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警察阿姨坐下来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和蔼地问道。

她两眼发直地盯着天花板，没有吭声。

“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呀？”

还是沉默吧，听天由命吧。她固执地闭着嘴，连眼睛也没有转动。

“小姑娘，你现在有病，我们要通知你的家长呢。”

姑娘的眉毛闪动一下，似乎有了反应。

“你想想，”女民警抚抚她发烫的手，又换一个方式说，“你妈妈现在该有多么着急，她一定在

到处找你，哭得很伤心，也许急病了……”

当听到“妈妈”这个字眼的时候，那女孩子不觉微微一怔，仿佛被触动了心事。

“告诉我，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，嗯？”警察阿姨察觉了她的异样，紧追着往下问道。

姑娘神经质地睁大眼睛，嘴唇不由自主地翕动起来。

“告诉我，妈妈在哪儿？我叫她来看你。”

“妈妈……”姑娘茫然地重复，涌出两滴泪水。

“姑娘，”阿姨无比怜爱地望着她，“我知道，妈妈很喜欢你，她不会责怪你的，她渴望你回到她的身边……”

“妈妈，妈妈！”女孩蓦然心碎地呼唤，掩住脸哀声哭泣起来。

妈妈——那梦幻般的往事在向她召唤，是那么亲切而又遥远，幸福而又伤感。姑娘在手心里屏住呼吸，凝住眼珠，宛如忽然听到了往日的低迴而迷人的声音。那是一支没有标题也没有唱词的《无言歌》，如泣如诉，如丝如缕，缠绵咏叹，忽而又变得深沉博大，如行云流水，声动心魂……

第一章

1

“妈妈，你教给我这支歌吧。”那叫洪豆的小姑娘喊道。

“豆豆，小点声！你听——”一个甜美的女中音果然低声唱起来了。

这是洪豆最快活的日子。每年的隆冬和盛夏，学校放假了，她便带着书包跟妈妈到玩具厂的设计室去消磨时光。那间小屋只有妈妈一个人办公，平时谁也不来打扰，有吃的，有玩的，可以唱歌，可以画画，还能见到不少的大人世面。可爱的小天地让她安静地想象、沉醉，当然最幸运的还是因为能够单独和妈妈在一起，无拘无束。

“好了，我唱完了。让我来看看你的水彩画画得怎么样。”洪霞从背后看着女儿微笑。

年轻的少妇穿戴得很平常，那个时代的女人不敢打扮自己。不过她善于想一些巧妙的办法，比如说在单调的上衣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折一个角，钉

上一颗暗红色的小钮扣，于是便好象死水里有一条金鱼游动起来，让全身衣饰都变活了，显得光彩照人，美不胜收。看得出来，这三十多岁的女人在运用曲折的手法来挽留自己的青春，她尤其不甘心将天生丽质埋在暗淡的岁月里，让美好的愿望白白流逝。

“妈妈，我画完了。你说好看吗？”

洪霞收起了笑容。这幅海上日出的水彩习作竟被洪豆画得稀奇古怪：鲜红的太阳变成了裂痕累累的色块，海上荡漾的霞光却好似太阳流下来的鲜血，画面上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图象，只是一堆支离破碎的幻觉与印象。

“豆豆，你见过这样的太阳吗？”母亲问道。

“当然见过。”

“在哪儿看见的？”

“妈，你忘了吧？前年你和小姨带我到海边去给外公外婆上坟，早上我一睁眼，就看见了这样的太阳。”

“那是你的错觉吧。”

“不，那天太阳生病了，它就不是圆的！”

洪霞不禁忧虑地叹了一口气。为什么要责难女儿呢？这孩子生来确实还未曾见过完美的东西，她也许只能从残废的世界中去寻找共鸣，从畸变的病态中去发现缺陷美。甚至于那孩子本身的样子也是

带着病态的，她瘦削苍白，善感易怒，那双大得与脸型不相称的眼睛里老是含着一股异样的神气，忧郁，孤独，猜疑，好奇。她象生于乱世的许多孩子经历过同样的精神世界，被社会强迫着过早地去想那些不应当想的事情。而且，我们成年人也未必没有错觉。那些受到人们推崇的印象派大师也画过稀奇古怪的太阳，为什么就不允许一个孩子也有独特的想象力呢……

“妈妈，”洪豆仍在兴致勃勃地看着自己的杰作，忽然神秘地问道，“你说给我听听，太阳为什么会是红的呀？”

“哦……”洪霞觉得机会来了，应该去开导她，顺着她的天性给她以圆满的回答。

“你说呀，太阳为什么是红的？”

“因为它是在燃烧自己的血液给人类带来光明。”

“大海为什么是蓝的？”

“因为它的心胸和天空一样的开阔。”

“那么为什么海上的霞光又是红的？”

“那是太阳流下来的血呀！”

“妈妈，你说得多么好！我最喜欢听你说话了！”孩子高兴地笑了，亲昵地抱着母亲的颈项。

“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吧——妈妈为什么这样好？”

“我不说，我想不出来……”洪霞被难住了。

“你一定要说，一定要说！”洪豆缠着母亲放肆地雀跃。

“留神水瓶子，水瓶子！”

调色的水盂碰翻了，那张水彩画上洒了一片浊水，画面上的海顿时弥漫了一层浓雾。洪豆连忙把图画从水灾里抢出来，甩掉上面的水渍，心里扫兴极了。

“霞子呀，”一个苍老的声音传过来，主管生产的老陈主任拿着一叠报纸和资料进来了。洪豆经常见到这个人，他总是挂着一副没精打采的愁容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，让人听着就想打瞌睡。不过这老头待人很不错，管妈妈叫“霞子”，有时还给洪豆带几块很便宜的、又硬又不甜的小糖球，顺手摸摸她的小辫子。

“刚才来电话了，”老陈坐下来用沙哑的嗓门向洪霞说，“今年是十周年纪念，叫我们也要表示表示。你参考参考这些资料吧，好赖搞它一两个新设计，赔钱也得干啊。”老头儿把资料往前推推，拿出一支香烟低下头来慢慢地踱，把烟踱空一小段，又把半截烟头小心地镶进空洞里去。那动作显得很笨拙，可是挺好玩的。

洪霞默默地翻阅那些从报纸和宣传画上剪下来的资料，出现了一张标准的构图：一个穿绿军服戴

袖章的小女孩，横眉怒目，呲牙咧嘴，拿着红缨枪向地下狠狠地扎穿一本黑色的书。

“我看啊，霞子，你就照着这个来吧。”老陈闷闷地说，把烟雾小心地喷到窗外去，好象是怕烟气熏着她们母女二人。

洪霞苦笑一下，低眉不语。老头儿看一眼她可怜的神态，把燃剩的半截烟头放回到铁盒子里去，打口袋里搜出一颗包装纸又黑又脏的糖球放在洪豆面前，照例摸摸她的小辫子，悠然起身，点点头走了出去。

洪豆惶惑地注视着那幅拿红缨枪的娃娃像。

“妈妈，这个女孩长得多难看呀。我，我怕她！”

“豆豆，叫你害怕的东西，你就不要看它。”洪霞惨然一笑，把资料合上了，郁郁地朝窗外看去。

院子里堆着满地的纸箱子，一些穿着围裙的人在撕开包装，把玩具倒出来，拿铁铲子哗啦哗啦地将处理品装进运废铁的汽车上去。那些散落在地下的铁皮娃娃，有的瞪着眼珠，吊着眉毛，有的瘪着肚子，歪着脑袋，有的身首异处，缺胳膊短腿，都好象一齐向洪豆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。洪豆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偷偷瞟一眼沉默着的妈妈——啊，妈妈的眼睛里闪着泪光！

“妈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豆豆，咱们走吧。”洪霞难堪地扭过脸去，将大本资料塞进抽屉里，从许多小条子中找出一张，然后去帮洪豆收拾书包，把水浸的水彩画抹平了放进书夹子。

小设计室的门锁上了。在门上用图钉按了一张病假条：

低烧待查，休息十天。

这是洪霞唯一能提出的，最强烈的，也是最软弱的抗议。

2

一边是高墙，一边是流着污水的小河，这是下班经过的路。她们每天都要被动地读到许多马路新闻，生活在这里展示着和海上日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图画。

看，一辆汽车开过来了，使劲按喇叭。前面那辆装满蔬菜的三轮车被撞翻了，一筐筐黄瓜滚到街心去，扁豆象下雨般洒落下来。汽车司机愤怒地跳下车来，指责蹬三轮车的女人，女人凶猛地扑过去抓

住司机的衣服，于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大吵大闹。人们把黄瓜和汽车团团围住。两个满头大汗的警察匆匆赶来，分开众人钻进去。看热闹的过客越来越多了，数不清的汽车和自行车把马路挤得水泄不通。

洪豆只好停下来等着。可是这有什么好看的呢，又不是动物园……忽然，洪豆看见两个穿着大人衣服、满身泥污的小女孩从人堆里爬了出来，手里攥着几条沾着土的黄瓜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。洪豆看呆了：这有多脏呀，上面有细菌呢！

“洪豆，咱们绕过去吧。”

洪霞拉拉正在出神的孩子，从河岸的斜坡上走了好长一段的路才躲开那个马路杂技团，绕回到高墙下面。可是眼前又出现了另一番古怪的情景：挨着长长的墙根支起了五光十色的小帐篷，一些脸色晦暗的男男女女坐在地上，躺在稻草上，还有人在膝盖上认真地写着什么。这可不象汽车和黄瓜的马路杂技团，一会儿就会散场。那些破旧的小帐篷从冬到夏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从来不会消失，只有模样儿在悄悄地变换。天冷的时候封得象箱子一样严密，到了热天便变成了四面透风的亭子。

洪豆以前问过妈妈，妈妈说那是些上访的，高墙里面专门有人听他们去讲道理。可是为什么要“上访”呢？这个词真难懂！好象是“上北京来访问”的意思吧，不过外国人也时常坐飞机来访问

的，为什么那不叫“上访”呢……

一个光着膀子，架着双拐的男人从街边走了过来，一跳一跳地跟住前面一个提着漂亮皮箱的过路人，向他苦苦地哀告着。

“给一毛钱吧，给我一毛钱吧！”

那个提箱子的旅客起先没有理他，俄而冷冷地回过头来，用南方口音大声斥道：

“你去做工吧，劳动吧！在咯里讨么子便宜罗？！”

“大哥，我冤枉哩！唐老倌叫人打断了我的脚，我要告他哩！”那乞讨的人忙弯下腰去扯起裤管让人看。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那个提漂亮皮箱的人早已加快步子走到老远去了。

哎呀，冷不防地那只骨瘦如柴的手伸到妈妈的跟前来了。洪豆往后退缩了两步，惶惶然瞅着这个跛子。他的身上流着一层黑油，蓬乱的头发象一丛野草，呆滞的眼睛粘着一圈泪糊，蜡黄的脸在不停地抽搐着。

“大姐，行行好，行行好啊！”

“您需要什么？”洪霞站住了，沉住脸问道。

“肚子饿……我的孩子饿！给一毛钱吧……”

那人又把手再往前伸出一点，胳膊在打着颤。

两个女孩从一旁急忙跑过来了，扶住这个男人。其中一个孩子却微笑着从怀里掏出半截黄瓜递了上去。

“爸爸，吃呀，黄瓜！”

洪豆定睛一看，惊住了：这正是方才在地上捡黄瓜的两个女孩子！

洪霞惨然一笑，拿出一张十块钱的票子塞进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的衣袋里。洪豆想了一下，跟着也打开书包，捞出十几个硬币和方才老陈给她的糖球，放在另一个女孩的手里。

父女三人吃惊地睁大眼睛，莫名其妙。

“大姐，我只要一毛钱……只要一毛钱就够了！”

那个男人似乎醒悟了，慌忙去掏大女孩的口袋，可是孩子却死死地捂住那张钞票，挣扎着大声哭起来。

洪霞拉着女儿迅速逃走了。背后传来了羞恼的喊声：

“大姐，我会还你的！我不是骗钱的贼！我记住你的长相了，我以后一定要还你的……”

洪霞和女儿一直跑到桥上才停下来，倚在栏杆上喘着气。

“妈妈，他们是坏蛋吗？……他们是好人吗？”洪豆好奇地连连问道。

洪霞不置可否地苦笑一下，没有回答。

“你倒是说呀，妈妈！”

“豆豆，我只能说，饥饿是人的本能，要吃饭

才能活着……”

“妈妈，我不懂。”

“你将来长大了就会懂的。咱们走吧，嗯。”

洪豆严肃地思考着，不住地回过头去张望河对岸的帐篷……

“洪豆——！”前面有人在尖声呼唤。

从离家门不远的树林里正奔过来两个男孩，他们戴着红领带，一身短裤和运动衫，皮肤黝黑。那个叫大丁的细高个儿牵着一只幼小的黄毛狗，拴狗的绳头上还系了一只马车铃铛，走起来叮叮当当地响着。

“跟我们去玩吧，洪豆。”另一个叫二亥的小胖子喊道。

一见到那条小狗和两位农村的同学，洪豆不禁大为高兴，方才满脑子的问号都被赶走了。对她来说小朋友的世界和母亲的怀抱都是可爱的，都能叫她无忧无虑。

“妈，我玩去啦。”洪豆把书包往洪霞的胳膊上一挂，追着小狗跑去了。

三个孩子好不快活。

“喂，这小狗是哪儿来的呀？”洪豆问道。

“我小舅给我玩的，它叫‘金毛’。”大丁说。

“让我牵会儿行吗？”

“当然行啊。”大丁大方地把绳子给了洪豆。

“喂，‘金毛’会捡东西！我们还教给它算算术呢。”二亥炫耀地挑起大拇指说。

“咦，我不信呐！”洪豆故意摇着头。

“不信？”二亥耸着鼻子哼了一声，“咱们当面试验，马上表演给你看看，扔多老远的东西也能叼回来！”

于是他们把小狗牵到了小树林的旁边，那儿正好是药材仓库的后院，铁丝网围子里的芦席上晾着一些叫不上名儿来的树根子。

“洪豆，咱们就在这儿开始表演吧。把你的头发卡子摘下来试试，好吗？”

大丁把洪豆的塑料发卡拿给小狗嗅嗅，使劲扔进铁丝网里去了。可巧，发卡落在那些树根子堆里了。

“金毛，金毛，上啊上啊！”二亥拍着手掌呼喊起来。

洪豆松开绳子，小狗汪汪了两声，飞快地钻进院子去，扑到席子上叼起几条树根子就往外跑。

“金毛，不对！要发卡，发卡！”大丁着急地比划着，当场试验的失败让他感到十分恼火。

可是小狗已经把树根子衔到他们的脚下了。二亥正要把它赶进去拾回那只发卡，冷不防一条高大的身影从屋角后面闪了出来，猛然大喝一声：

“嘿，好大胆子！叫小狗来偷药材哩！”